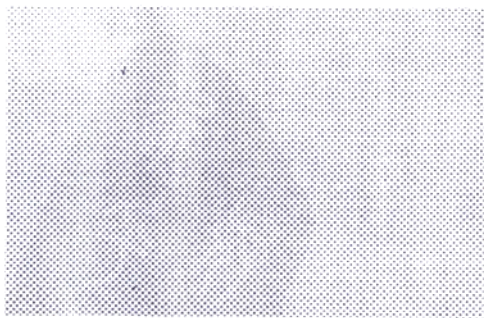


*Diachronic Research
on Turkic Languages*

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

王远新 著

1995
Beijing
The CUN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目 录

| | |
|----------------------------------|-------|
| 绪 论 | (1) |
| 第一章 突厥语历史比较与阿尔泰语言学 | (13) |
| 第一节 阿尔泰理论的缘起 | (13) |
| 第二节 “亲缘论”与“类型论” | (17) |
| 第三节 突厥语历史比较与阿尔泰理论的关系 | (24) |
| 第四节 数词与阿尔泰历史比较语言学 | (31) |
| 第二章 突厥语的分类及历史分期问题 | (49) |
| 第一节 突厥语的分类问题 | (49) |
| 第二节 突厥语的历史分期问题 | (60) |
| 第三章 突厥语族语言语音的发展 | (74) |
| 第一节 原始突厥语语音系统的构拟 | (74) |
| 第二节 突厥语族语言长元音的历史来源 | (76) |
| 第三节 突厥语族语言二合元音的历史来源 | (83) |
| 第四节 突厥语族语言元音演变的因素 | (85) |
| 第五节 辅音对应的个案研究——以哈萨克和土耳其语为例 | (102) |
| 第四章 突厥语族语言语法结构的发展 | (119) |
| 第一节 词类分化与突厥语族语言语法的发展 | (119) |
| 第二节 突厥语族语言后置词的发展 | (129) |
| 第三节 突厥语族语言连接词的发展 | (140) |
| 第四节 突厥语族语言基数词的发展 | (145) |

| | |
|--|-------|
| 第五节 突厥语族语言序数词的发展····· | (171) |
| 第六节 突厥语族语言量词的发展····· | (184) |
| 第七节 突厥语族语言动词条件式的发展····· | (206) |
| 第五章 突厥语族语言词义和词汇发展的若干问题 ····· | (227) |
| 第一节 突厥语族语言词义对应的几种类型····· | (228) |
| 第二节 语言影响与突厥语族语言词义的变化····· | (248) |
| 第三节 突厥语族语言词汇的构成····· | (254) |
| 第四节 基本词和文化词问题····· | (277) |
| 第五节 哈萨克语的畜牧业词汇····· | (282) |
| 第六章 突厥语族语言词源例释 ····· | (296) |
| 第一节 突厥语族语言方位词词源考证····· | (296) |
| 第二节 突厥语族语言个位数基数词词源诠释····· | (312) |
| 第三节 突厥语族语言十位数基数词词源诠释····· | (322) |
| 第四节 从数词词源看突厥语族语言数词和计数方式的发展····· | (331) |
| 第七章 近现代突厥语分化演变的特点 ····· | (350) |
| 第一节 近现代突厥语的分化发展····· | (350) |
| 第二节 境内外哈萨克语近现代的分化演变····· | (354) |
| 第三节 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土耳其语的分化演变 ····· | (382) |
| 第四节 语言文字改革与现代土耳其书面语的发展 ····· | (390) |
| 结 语 ····· | (451) |

Contents

| | |
|--|------|
| Introduction | (1) |
| Chapter 1.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Turkic languages and Altaic linguistics | (13) |
| Section 1. The genesis of the Altaic Hypothesis | (13) |
| Section 2. Genetic or typological relationship | (17) |
| Section 3. The link between comparison of Turkic languages and the Altaic Hypothesis | (24) |
| Section 4. The etymology of numerals and its bearing on Altaic linguistics | (31) |
| Chapter 2. The classification of Turkic languages and the division into phas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Group | (49) |
| Section 1. The classification of Turkic languages | (49) |
| Section 2. The division into phas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Group | (60) |
| Chapter 3.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sound systems in the Turkic Group | (74) |
| Section 1.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to-Turkic sound system | (74) |
| Section 2. The origins of long vowels in Turkic languages | (76) |

| | |
|--|--------------|
| Section 3. The origins of diphthongs in Turkic languages | (83) |
| Section 4. Factors affecting change in the vowels of Turkic languages | (85) |
| Section 5. Consonant correspondence in Kazakh and Turkish; A case study | (102) |
| Chapter 4.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grammar in the Turkic Group | (119) |
| Section 1. The emergence of new parts of speech and change in the grammar | (119) |
| Section 2. The history of postpositions in Turkic languages | (129) |
| Section 3. The history of conjunctions in Turkic languages | (140) |
| Section 4. The history of cardinal numbers in Turkic languages | (145) |
| Section 5. The history of ordinal numbers in Turkic languages | (171) |
| Section 6. The history of measure words in Turkic languages | (184) |
| Section 7. The history of the conditional verb form in Turkic languages | (206) |
| Chapter 5. Some topics in the diachronic study of word meaning and lexicons in the Turkic Group | (227) |
| Section 1. Types of semantic correspondence among words in Turkic languages | (228) |

| | |
|--|-------|
| Section 2. Language contact and change in word meaning | (248) |
| Section 3.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exicons of Turkic languages | (254) |
| Section 4. The core vocabulary and words specific to individual languages | (277) |
| Section 5. Words of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Kazakh language | (282) |
| Chapter 6. Sample etymologies in Turkic languages | (296) |
| Section 1. The origins of locative words | (296) |
| Section 2. Cardinal numbers less than 10 | (312) |
| Section 3. The decimals from 10 through 90 | (322) |
| Section 4. The history of numbers and ways of counting | (331) |
| Chapter 7. The emergence of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times | (350) |
| Section 1. The emergence of languages in the Turkic Group | (350) |
| Section 2. The divergent development of Kazakh varieties within and outside China | (354) |
| Section 3. Turkish in Turkey and Turkish in Cyprus | (382) |
| Section 4. Language reform and its effect on written Turkish | (390) |
| Concluding Remarks | (451) |

绪 论

一、现代突厥语及其分布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各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大漠南北草原地区和黄河流域，其中匈奴、月氏、柔然、丁零、乌孙、敕勒等部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突厥民族的形成。

突厥作为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部落联合体，兴起于公元6世纪，主要活动在以漠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使用着基本相同的语言。

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点和标志，由于语言发展具有缓慢性的特点，因而，从东突厥汗国、回鹘汗国以及黠戛斯汗国时期留下的突厥文碑铭文献看，8—10世纪突厥诸部落的语言虽然呈现出一些方言特点，但从总体上看，分化尚不显著。此期语言特点上的共性可以说明这些部落之间历史文化上的密切联系。11世纪以后，曾经使用过基本相同语言的突厥诸部无论在居住地域、经济生活还是在民族融合和文化接触上，都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他们的语言也因此经历了更为复杂的分化和融合过程。到了13、14世纪，一些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部族拥有了自己的文学语言，或者共同使用某种文学语言。比如回鹘文和察合台文就曾为回鹘以及新疆、中亚的葛逻禄等突厥语部所使用。15世纪以后，新疆、中亚以及西亚的突厥语诸民族分化、融合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在不断分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民族语言。也就是说，现代突厥语诸民族

虽然保留着许多因历史传承而具有的共性，然而，由于历史发展、地域、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语言也形成了程度不同的差异。

现代突厥语族语言分布在西起巴尔干半岛，东至西伯利亚东部的勒纳河，南临阿拉伯半岛，北至亚洲大陆北端的新西伯利亚群岛这一广大地区。全世界使用突厥语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一亿。

作为一个科学术语，“突厥语”有广狭义之分。在中国史书上，“突厥”指公元6—8世纪游牧于漠北广大地区、在语言上同属一个语族的古代部落联合体，其语言称突厥语，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狭义的突厥语，它仅指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而广义的突厥语，则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以后逐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个比较语言学术语，它包括有关的古代碑铭语言以及后来各期文献语言、现代几十种活的语言及其方言，即它已经成为有亲属关系的突厥语族语言的通称。而绝不是说，所有使用突厥语的民族都是同一个现代民族或所谓的同一个“民族联盟”。那种全世界只有一种突厥语，而其他数十种突厥语都是突厥语不同方言的看法既不符合突厥诸民族历史发展分化的实际，更缺少语言学尤其是历史语言学的依据。

目前尚没有突厥语种的确切数字。1903年，卡塔诺夫(Н. Ф. Катанов)在有关乌梁海语研究^①的著作中引用了48种突厥语言和方言材料；1928年，伊万诺夫(П. Г. Иванов)在援引有关突厥—鞑靼诸方言材料时，提到了62种突厥语；1934年，西戈夫斯基(М. В. Сигорский)编制了一个包括191种突厥语言和方言的目录^②。按照较通行的看法，全世界共有30多种独立的突厥语。人们对突厥语种的不同看法，主要是由于不同学者对民族及其语言的划分标准不同^③以及语言和方言调查不全面

等缘故所致。

现代突厥语主要分布在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中亚（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共和国）、阿塞拜疆共和国、塞浦路斯、伊朗、伊拉克、阿富汗、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分布在国外的突厥语主要有土耳其、乌兹别克（乌孜别克）、哈萨克、鞑靼（塔塔尔）、阿塞拜疆、土库曼、吉尔吉斯（柯尔克孜）、诺盖、楚瓦什、巴什基尔、雅库特、卡拉卡尔帕克、库梅克、图瓦、嘎嘎乌孜、卡拉恰伊—巴尔卡尔、哈卡斯、阿尔泰、卡拉伊姆、哈拉吉、绍尔、托法拉尔、阿夫沙尔等30余种（其中前苏联有20余种突厥语，包括与中国突厥语民族同名的语言，下文均用统一的译名，不再注明）。

我国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裕固等7个突厥语民族，他们居住在新疆各地及甘肃、青海、黑龙江等省的几个县。新疆阿勒泰地区还有一些说图瓦语的居民，黑龙江省富裕县的少数柯尔克孜人保留着一种与新疆柯尔克孜语不同的突厥语族语言。这样，我国共有9种突厥语。也就是说，我国突厥语的语种数占整个突厥语族语种数的五分之一强，人口占突厥语民族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维吾尔族的绝大部分分布在我国，裕固、撒拉则为我国独有的突厥语民族，这几种突厥语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分布在中国的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民族，人口虽少，但他们的语言在国外已成为独立国家的国语，因此，研究这些语言具有比以往更重要的国际意义。

土耳其语是突厥语族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5,600多万），也是最早成为独立国家国语的一种突厥语，西方突厥学家又多是从学习研究土耳其语起家，研究文献比较丰富，因而土

耳其语研究不仅在整個突厥語族語言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有利於東西方學者的學術交流。

從比較語言學的角度看，分布在俄羅斯境內的楚瓦什語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價值。作為布爾加爾人後代的楚瓦什人的語言，與其他突厥語言相比差別比較大，是突厥語族語言中獨立的一支，因此，儘管突厥語言學家對突厥語的分類意見差別較大，但各種分類法都不否認它的獨特性，並大都將楚瓦什語分為單獨的一支或一組。與此同時，與雅庫特語相似，由於楚瓦什語的許多特點與蒙古語族和滿—通古斯語族語言有着比其他突厥語言更為密切的聯繫，因此，楚瓦什語和雅庫特語都是研究阿爾泰語系語言的重要媒介語。當然，從整個語言研究的角度看，無論語種大小、有無書面語或書面語歷史的長短，各種突厥語言和方言都有着不可忽略的研究價值。

二、突厥語族的書面語言

突厥是我國北方游牧民族中最早創制自己文字的民族。最早知道並撰文介紹突厥文碑銘的是我國學者。早在公元一千多年前成書的新舊唐書中就記載了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立碑及唐朝政府派人參加建碑經過的史實；700多年前，13世紀詩人耶律铸在《雙溪醉隱集》“取和林”一詩的自注中也明確提到闕特勤碑，而且親眼見過此碑。此外，元代陳宜甫也曾在有關著述中提及此碑（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秋嚴詩集》末篇“和林城北唐闕特勤碑墳”詩）。可惜當時的文人學士不知此碑的學術價值，因而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在國外，17世紀末以來陸續有過關於突厥文碑銘的報道，但只是在19世紀末丹麥語言學家V·湯姆遜（V. Thomsen）成功地解讀碑文之後，人們才得以了解這些碑銘屬於曾建立過突厥汗國的突厥人，其語言

是古代突厥语。关于古代突厥文（又称如尼文、鄂尔浑—叶尼塞文）的起源，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除一些来自突厥族使用的印记符号（氏族或部落的标志）、表意符号外，大部分字母来源于阿拉美文，它通过中亚伊兰系民族（粟特）传入突厥，并使之适应突厥语的语音特点。在蒙古高原时期，突厥民族曾使用过粟特文。有人试图根据中国史书（《北齐书·斛律羌传》）和今人在蒙古发现的布古特碑所载北齐皇帝后主命“通四夷语”的刘世清将《涅槃经》译为突厥语，并送陀钵可汗一事（此事发生在公元574—576年间）证明突厥文字使用于6世纪末。根据突厥民族社会历史及宗教信仰情况，冯·加班（A. Von Gabain）认为，突厥语言在公元6世纪时尚不足以表达复杂的佛教概念，因而送给突厥陀钵可汗的《涅槃经》不可能译成突厥文，而应是突厥上层熟知的粟特文。^④由于立于陀钵可汗治世之时（572—581）的布古特碑文用得是粟特文而不是突厥文，因而护雅夫进一步认为，突厥第一汗国的“公共”书面语是粟特语，使用的文字为粟特文，而突厥本民族的文字当时可能尚未产生。^⑤这些看法与《隋书·突厥传》中“突厥无文字”的记载相符，这里所说的“文字”应确指突厥本民族的文字。我国多数学者也持类似看法。

历史上，突厥人曾先后使用过古代突厥文、回鹘文、阿拉伯字母文字等多种文字。大批用这些文字记录书写的碑铭和文献，是突厥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而对这些古文字、古文献所进行的各类语文学方面的研究，则是突厥语研究尤其是突厥语言史、突厥语历史比较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

1. 古代突厥碑铭语言

已发现的属于公元7—10世纪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是此期语言的代表。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颉跌利施可汗在位期间

(688—691, 唐垂拱四年至天授二年之间)建立的雀林碑最早;翁金碑是第二突厥汗国创立者骨咄禄可汗的记功碑,建于7世纪末8世纪初,1891年发现于蒙古翁金河流域。在鄂尔浑碑铭中,最有代表性、学术价值最高的是一些传记性的碑铭,如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噶欲谷碑等。

按俄罗斯突厥学家克利亚什托尔内(С. Г. Кляшторный)的看法,古代突厥碑铭语言可从以下角度进行分类:

(1) 按地区标志可分为7群碑铭:①北蒙古碑铭(即一般说的鄂尔浑碑铭,除毗伽可汗、阙特勤、噶欲谷、翁金、阙利噶、色楞格墓、哈喇巴喇哈逊、苏吉等较著名的碑铭之外,还有辉特—塔米尔河流域的10块碑铭、伊赫—阿斯赫特的两块碑铭、肯特碑铭以及在杭爱山和沙漠地带发现的小碑铭);②叶尼塞河流域碑铭(分图瓦和米努辛斯克两个小群,已发现70余种);③勒拿—贝加尔地区碑铭群(已在岩崖上发现37处铭文,另有若干铭文刻在小日用品上);④阿尔泰地区碑铭(数量不多);⑤东突厥斯坦(即我国新疆)碑铭(包括吐鲁番古建筑墙壁上4处铭文和在米兰、敦煌发现的几宗重要文献);⑥中亚碑铭群(包括七河流域和费尔干纳地区的碑铭);⑦东欧碑铭(包括顿涅茨河、多瑙河流域发现的铭文)。

(2) 按历史—政治(民族)也可分为与地区分类相适应的7类:①东突厥汗国碑铭(8世纪);②黠戛斯汗国碑铭(7—12世纪);③骨利干部落联盟碑铭(8—10世纪);④西突厥汗国碑铭(8世纪之前);⑤蒙古地区回鹘汗国碑铭(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叶);⑥东突厥斯坦(即新疆)回鹘汗国碑铭(9—10世纪);⑦裴奇内格(佩切涅克)部落联盟碑铭(具体年代待考)。

(3) 按体裁类别可分为6类:①历史传记文献;②墓志铭性质的抒情诗体;③刻在岩崖、石头和建筑物上的纪念题辞;④

宣扬魔法和宗教的文献；⑤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法律文书；⑥日用品上的标记等。^⑥

2. 中古文献语言

(1) 东部以高昌为中心的回鹘文学语言，使用来自后期粟特的回鹘文字母。9—15世纪主要通行于今新疆东部至甘肃一带回鹘佛教徒中，大量文献是译自不同语言的佛经，早期的多译自当地的古代焉耆—龟兹语（即所谓的吐火罗语），也有译自古波斯语的；后来多译自汉文，元代以后也有译自藏文的。译自古代焉耆语的代表文献有《弥勒会见记》（又译《弥勒三弥底经》）等；译自汉文的代表文献是《金光明最胜王经》（简称《金光明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等。

(2) 西部以喀拉汗王朝（10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上半叶）为中心的喀拉汗王朝语言（即哈卡尼耶语或称王朝突厥语），使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代表文献有11世纪的《突厥语词典》、《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等。

3. 喀拉汗王朝以后时期的文献语言

13世纪后，突厥诸部落的书面语言逐渐分化为主要的三支：

(1) 在乌古斯语基础上形成的西支，通行于阿塞拜疆、土库曼等民族中。塞尔柱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土耳其文学语言也属这一支，代表文献有土耳其口头文学作品《先祖阔尔库特之书》等。

(2) 以钦察语（即克普恰克语）为基础形成的北支，通行于金帐汗国以及鞑靼（塔塔尔）、哈萨克等民族中。代表文献有《库曼语汇集》（Codex Cumanicus）、《爱情之书》（Muhabbat-name）等。

(3) 以回鹘—葛逻禄语为基础形成的东支，通行于维吾尔、

乌孜别克等民族中。此支语言从铁木尔（1336—1405）时期开始称作察合台语。从小亚西亚到阿尔泰，往南到印度半岛的莫卧尔王朝统辖地区，许多突厥语民族都使用过这种文学语言。15世纪突厥民族著名思想家、诗人 N·A·纳瓦伊（1441—1501）的著作、16世纪的《巴布尔传》、《突厥世系》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献。

在有文学传统和书面文献的古代和中世纪的一些突厥语中，属于布尔加尔语群的有原始布尔加尔语，其后来的文献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书写；属于乌古斯语群的，有古奥斯曼语和古阿塞拜疆语，其书面文献也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书写；属于克普恰克语群的，有金帐汗国语，其文献的大部分用阿拉伯字母文字、少部分用后期粟特（回鹘文）字母文字书写；属于葛逻禄语群的有喀拉汗朝的文学语言，其文献用后期粟特和阿拉伯字母文字书写，较晚期的一些语言如葛逻禄花刺子模语、察合台语和古乌孜别克语，其文献均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书写；属于回鹘乌古斯语群的有古乌斯语，其文献使用古突厥文字母，古回鹘语文献在使用古突厥文字母的同时，主要使用后期粟特文字母；属于吉尔吉斯—克普恰克语群的，使用古黠戛斯语，其文献使用古突厥文字母。

4. 突厥语族现代文学语言

19世纪的革新运动促进了土耳其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亚、中亚及新疆一些突厥语民族在本民族口语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现代文学语言，现在约有20个突厥语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字和书面文学语言。其中我国的一些突厥语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族使用改革后的阿拉伯字母文字体系，中亚突厥语民族多使用斯拉夫字母体系的文字，而西亚突厥语民族则主要使用拉丁字母文字。^⑦

三、突厥语言的结构特点

突厥语族是历史语言学家按照语言的发生学分类法划分的语族之一，一般认为它属于阿尔泰语系。除具有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共同特征之外，从历史发展和类型特征上看，突厥诸语言存在着以下共同特征：

语音方面，有元音和辅音和谐律，按发音部位分成相对的两套元音和辅音，相互和谐。从语音学的角度看，元音和谐有部位和谐、中性元音和谐和唇状和谐三种类型，其中前者是固有的，后两种是后起的；从词的内部结构和形态变化的角度看，有根词内部的元音和谐、词根和附加成分之间的元音和谐、词干和构形附加成分之间的元音和谐三种。从古代突厥文献语言看，突厥语固有词词首无浊辅音 *r*、*l*；词首、词尾音节中一般不出现两个辅音的结合；词的重音一般在词末。

语法方面，具有典型的黏着语特征，通过先后顺序线性地添加各种附加成分表示构词和语法变化。为适应语音和谐律的要求，一种形态成分常有不同的变体。名词及名词性的词有数、格、领属性和谓语句人称等范畴，而无性的语法范畴，其中数的范畴发展不充分；形容词有级的变化形式；动词有时、式、人称、态等语法范畴；无前置词而有较丰富的后置词；由于有较丰富的形动词和副动词形式起连接作用，因而连接词相对来说不甚发达，并且各语言的连接词发展差异较大；量词作为后起的词类在不同突厥语中发展不平衡；基本语序为 SOV 型，修饰语在中心语之前。

词汇方面，除同源词外，有一批阿尔泰语系的“关系词”和突厥—蒙古语“并行词”。较古老的借词多来自汉语和古代印欧系的一些语言；伊斯兰文化传入后，阿拉伯、波斯语借词占有

相当的比例。

中国突厥语由于其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以及语言发展和语言关系的特殊性,既保留了古代乃至原始突厥语的一些特点,也发展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

语音方面,古代突厥语中的*i*和*ə*的对立在现代维吾尔语中已经消失,合并为一个*i*音位,并产生了相关的音位变体;*a*、*ε*在特定的条件下出现同化和弱化现象;在元音对应系统中,只保留了*a-ε*、*o-ə*、*u-y*三套,而*i*、*e*在元音和谐中具有中立的性质(即一般所说的中性元音)。由于元音弱化现象的出现,突厥语固有词词根语音上的稳固性在维吾尔语中已经遭到破坏;哈萨克语增加了新的音位*ε*;柯尔克孜、图瓦语有长元音;突厥语固有的部位元音和谐和后起的唇状元音和谐的特点严整地保留在柯尔克孜、图瓦和维吾尔语罗布方言中,而哈萨克、维吾尔(罗布方言除外)、东北柯尔克孜语则较完整地保留了部位和谐,唇状和谐不甚严整,这一特点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维吾尔语中;在西部裕固和撒拉语中,不仅借词不遵循元音和谐律,而且一些固有词的元音和谐也遭到了破坏或表现出不稳定的状态;由于汉语的影响及其他原因,西部裕固、撒拉语出现了较多的复元音,西部裕固语还有带擦元音。由于以上种种语音特点的出现,使得元音和谐的严整程度在不同突厥语中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在辅音系统中,多数突厥语的清塞音送气和不送气不构成对立性的差别,而西部裕固和撒拉语的送气清塞音与不送气清塞音构成了对立,并且在汉语影响下产生了辅音*tʂ*、*tʂ'*、*ʂ*。古代突厥语的舌根音*g*、*k*和小舌音*ɣ*(*ɣ*)、*q*分别与前、后元音相搭配的特点保留在图瓦、柯尔克孜和哈萨克语中,而在维吾尔语中已遭破坏,在西部裕固和撒拉语中,除在借词中已遭破坏外,在一些固有词中也失去了这一特点。由于借词的

影响，各语言词首已出现 r、l 等浊音。图瓦语中保留着古代突厥语词中和词尾辅音 d，西部裕固和东北柯尔克孜语保留着较古的辅音 z，而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语则以较后期出现的 j 与其对应，如：图瓦语 adaq，西部裕固语 azaq，东北柯尔克孜语 azah，维、哈、柯语则为 ajaq（脚）等。维吾尔、西部裕固、撒拉语保留着古代突厥语固有词词中和词尾的 $\beta \sim g$ ；图瓦和东北柯尔克孜语词尾的 β 已擦音化而变为 h，词中的 β 则基本消失；哈萨克语词尾和一些词中的 β 变为 w，在个别词中消失，而它在柯尔克孜语和图瓦语中则变成了长元音，如：维吾尔、西部裕固、撒拉语 ta β ，图瓦、东北柯尔克孜语 dah，哈萨克语 taw，柯尔克孜语 too（山）。

语法方面，仍保留黏着语的特征，只是在撒拉语中，名词的第一、二人称领属附加成分已不分单、复数，而在西部裕固语中，则已退化。西部裕固和撒拉语的动词已没有人称变化；西部裕固语仍保留着古代突厥、回鹘文献语言的数词特点和计数方式。

词汇方面，各突厥语均在不同范围内保留了数量不等的古老成分，而在借词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别。^⑥

注释：

(1) 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的俄国突厥学文献里，“突厥”作为种名使用，而类名则有鞑靼、奥斯曼、哈萨克²—吉尔吉斯、乌梁海等。

(2) 参见埃·捷尼舍夫《突厥语研究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请参见 Stefan Wurm 的著作《The Turkic Languages of Culture Contact》，Londra，1954。

(4) 详见冯·加班《萨珊王朝末世伊朗与突厥的关系》，载《剑桥伊朗史》3 卷 17 章；薛宗正的汉译文载《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87. 5。